

太和典範

北魏 太和元年 銅鑿金釋迦牟尼佛坐像

陳慧霞

走進本院正館二〇一陳列室「慈悲與智慧」特展，穿過左右兩側

天王與力士的護持，迎面的是迷你版

莊嚴的樓閣式塔，塔後方陳設的正

是本文即將介紹的北魏太和元年銘

(四七七) 銅鑿金釋迦牟尼坐像。

(圖一) 陳列室的格局借用中國北魏

寺廟的配置概念，入門的第一進為護

法尊像，沿著寺廟的中軸線前行，前

有塔後有寺，寺中供奉主尊造像。塔

原是為安置佛身舍利而建造的，代

表不滅的法身，是佛教造像和信仰重

要的基本元素，在中國演變成樓閣式

塔的高聳造型。而佛造像則是以佛化

現的人身，透過佛一生的事蹟，傳達

佛教的宗教義理。信仰者在禮拜佛塔的同時，產生崇敬的心理，堅定信仰的理念。

本院一九九六年購藏的這件銅

鑿金佛坐像保存狀況十分完整。釋迦

牟尼佛結跏趺坐在雙層須彌座上，背

後有舟形背光，背光背面浮雕佛傳

故事，台座正面兩隻護法獅侍立，台

座三面刻供養人像，一面刻造像記：

「太和元年九月十日，安熹縣堤陽□

願己身為□□母造釋加闍佛。又為

居家眷屬大小，現世安隱，亡者生

天，宣語諸佛，所願如是，故記之

耳」，(圖二)不但台座、背光俱

全，同時又明確紀錄造像的時間、造

像的地點，並說明祈願的內容，是現存北魏(三八六—五三四)具指標性的重要作品。

造像者是河北安熹縣人，現在

河北定縣附近。河北定縣位於太行山

東麓，遼闊的黃土高原，北魏時土地

肥沃，農產富饒，佛教信仰的基礎

深厚。早在十六國時期，佔據河北、

河南、山東一帶的後趙(三一九—

三五二)君主石勒、石虎，即十分尊

崇精通神異道術的佛圖澄(二三二—

三四八)，佛圖澄的門徒將近一

萬人，當時在各地州郡興建佛寺

八百九十三所。中國佛教重要大師釋

道安(三一—三八五)則在太行恆



圖一 北魏 太和元年 銅鑿金釋迦牟尼佛坐像 全高40.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佛坐像 局部

衣角，身形雖略瘦，外披的大衣繞過右肩將全身緊湊包圍，垂至台座，條理分明，坐佛成爲全像中心，散發出無限莊嚴光芒。（圖三）台座兩側立著轉身回首的護法獅，彷彿即將自台座脫身而出，鮮活威武。台座上層刻連續唐草文、蓮瓣及錦地花瓣紋，下層刻連續棕櫚葉式紋，紋樣細密精到。台座正面的供養菩薩曲膝捧爐，姿態生動，側面的供養人身著窄袖胡服和漢袍漢裝，衣帶飄揚，是當時信仰者的畫像。（圖四）背光背面人物衆多，主次安排清晰，井然有序，物

象描寫恭謹，刻工線條不紊，無疑是金銅造像的上等佳品。同時更是鑿金銅造像太和時期的開創性作品，日本著名的金銅佛造像研究者松原三郎先生特別指稱太和時期的造像爲「太和佛」，本作品即爲太和佛的典型樣式，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美術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日本根津美術館等地收藏的太和年間尊像，和內蒙古的呼罕浩特、甘肅等地出土的類似造像，均以本作品爲重要的判斷標準。

北魏廢佛（四四六—四五二）之前的鑿金銅造像，以佛立像數量較多，復佛之後佛坐像數量提高，之前立像大多爲彌勒佛造像，之後坐像則多爲釋迦像。北魏廢佛是以「佛教爲假託偽造」爲理由，因此文成帝藉以主持復興佛教大業的僧侶曇曜，特別重視佛教法統傳燈的來由，著述《付法藏因緣傳》，而釋迦爲佛教的開創者，自然成爲重要強調的尊像。本件作品背光的下層由右至左分別爲摩耶夫人一手攀樹，釋迦佛自右脅誕生；出生後即站立，步行七步，步步生蓮，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

（四六六—四七一在位）更是大力提倡，在國都平城興建永寧寺七級浮屠，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天下第一；還有天宮寺的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萬斤；再建高十丈的三級石塔，可說是傾一國之力於佛教造像建寺的功德。隨之繼位的孝文帝（四七一—四九九在位）信仰更爲虔誠。孝文帝年幼即位，太和十四年（四九〇）之前，因馮太后執政，馮后篤信佛教，《魏書釋老志》中提到，自興光（四五四）至孝文帝太和初期，京城內的新舊寺廟有百所，僧尼有二千餘人，全國寺廟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僧尼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本院收藏的這尊太和元年銘（四七七）銅鑿金造像就是這種佛教鼎盛的時代氛圍中所產生的作品。

本件作品的作工精緻異常。坐佛的臉形略長，髮作大渦紋，身著袒右肩僧祇支，外披大衣，衣褶以火焰狀造型自左肩瀉下，流暢簡勁，與背光的熊熊火焰紋相呼應，更顯氣勢雄健。坐佛一手舉起作無畏印，一手執下惟我獨尊；最左側爲龍王浴佛，兩旁帝釋天及梵天侍立。背光中層中央爲鹿野苑說法，兩側五弟子侍立，菩薩與天人並現，以釋迦尼佛的一生爲主。說法中的釋迦佛右手舉起作無畏印，左手執衣角，雙手手印和正面主尊像相同，說明本尊像爲釋迦牟尼佛說法像。背光正面內圈圍繞的七佛爲過去七佛，強調佛法傳承代代相續。

背光背面除了釋迦牟尼佛的佛傳故事之外，背光上層中央爲二佛並坐於法華塔中，兩側爲維摩詰居士與文殊菩薩對談，前者出自《妙法蓮華經·見寶塔品》，經文中描述釋迦佛說法華經時，過去佛多寶佛塔從地湧現，以證實佛所說法的真實不虛。接著，多寶佛邀請釋迦佛入塔就座，正說明從過去一直到現在，佛法久住，是經文中具代表性的畫面。而後者則出自《維摩詰所說經·文殊師利問疾品》，釋迦佛派智慧具足的文殊菩薩去探視辯才無礙、生病的維摩詰居士，雙方就緣起性空，諸法皆空提出辯論，是該經相當戲劇化又關鍵性的場景。（圖五）



圖二 台座背面 銘文



圖四 台座側面 供養人像

山（今河北曲陽縣境內）創立寺塔，並在河北行化多年，其徒衆多，均致力於弘講佛法。河北佛教興盛不絕，北魏時，道武帝（三八六—四〇八在位）以河北趙郡沙門法果爲道人統，縮攝全國僧徒。即使在太武帝禁絕佛教期間（四四六—四五二），許多僧侶都到太行山避難隱居，因此文

成帝恢復佛教時，擔任沙門統的曇曜也是從河北中山延攬入京，河北可說是北方佛教信仰的重鎮。

太和時期（四七七—四九九）是北魏佛教的興盛期。雖然經歷太武帝廢佛（四四六—四五二）的浩劫，但文成帝一登基（四五二—四六五在位）立即復興佛教，接著獻文帝

本件作品以釋迦佛為至尊，圖像的內涵反映太和時期的佛教思潮。基本上，佛教傳承的正統性是大武帝廢佛以來一直受重視的問題，因此創教始祖釋迦佛作為造像的主題，背光背面又特別描述佛誕生的故事，強調歷史性佛的真實存在，同時再進而以佛的說法為中心，表現佛說法華經和維摩詰經中的場景，其中法華經強調佛法超越時間性的存在，呼應廢佛事件，成為弘法和造像的重點之一，太和時期二佛並坐是銅鑿金造像常見的題材。更進一步來看，《魏書釋老志》記載，孝文帝（四七一—四九九在位）對《成實論》有高度的興趣，曾特別拜訪僧嵩法師所在的徐州白塔寺，該論為鳩摩羅什翻譯的小乘論書，僧嵩是羅什的學生。太和年間，僧嵩的學生—道登、僧淵和曇度都受到孝文帝的禮遇，曇度被徵請至首都平城，大開講席，學徒千餘人，自遠而至，因此《成實論》在北方十分盛行，僧淵、曇度等論師不僅擅長成實，同時兼通法華、維摩等經。而羅什將《成實論》視為小乘進入大乘般

若的入門，太和時期正值大乘教法逐漸凌駕小乘的階段，《法華經》主旨所談的「開權顯實、三乘會一」——意思是說小乘和緣覺乘是權變之道，大乘才是最後的宗旨——可與《成實論》相通。第三層意義則在空觀的討論，《成實論》反對法體為有，認為法無實體，也就是法空，鳩摩羅什和僧肇的闡釋，認為「諸法無定相」，語言和文字所表白的法相都是片面的，不應偏執的視為決定相，和維摩經所說，真諦和俗諦不相離，超越差別相的不二法門，二者實可互相參酌呼應。因此，本尊造像及背光造像的內涵，豐富而生動，充分融合北魏太和時期佛教信仰的重要內容。

從造像內容和風格兩方面來看，本件作品不單是一件地方性的造像。主尊釋迦佛的風格和雲岡石窟第二十窟主尊有許多相似處，第二十窟是北魏復佛後，文成帝和平年間（四六〇—四六四）曇曜為北魏皇家開鑿巨大石窟中的一窟，學者解釋曇曜五窟有如北魏皇室家廟，五尊主佛代表五位皇帝，供人民瞻養朝拜，禮佛即尊

國君，自始以來，北魏即存在著帝王即如來的觀念，佛教的興盛和國家權力一直有著密切的關係，而這件河北地方的鑿金銅佛造像，以首都平城附近的皇家石窟造像為模仿對象，尺寸高四十公分，做工精細講究，法相莊嚴，而且在信仰特質上吸取平城佛教思潮的內容，再加上各地出土多件太和風格的作品，正說明北魏太和的佛教信仰不只限於都城，已擴及各地，而本件作品足以堪稱是北魏太和期國家佛教的重要代表作。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參考書目

1. 李玉珉，〈河北早期的佛教造像——十六國和北魏時期〉《故宮學術季刊》十一卷四期，1988年4月，頁1-80。
2. 呂澂，〈中國佛教思想發展史〉，台北：天華，1982。
3. 湯用彤，〈魏晉南北朝佛教史〉，台北：駱駝，1987。
4. 鳩摩羅什譯，《成實論》，《大正藏》冊三十二。
5. 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大正藏》冊九。
6. 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冊十四。
7. 僧肇，《注維摩詰經》，《大正藏》冊三十八。
8. 慧皎，《高僧傳》，《大正藏》冊五十。
9. 魏收，《魏書·釋老志》，台北：鼎文，1979。



圖五 背光 背面